



舞台劇本

何恃東

民國五十年生

高職畢業

火山傳奇

舞台劇劇本組佳作 何恃東

【劇情綱要】

從未見過火山爆發的山地村民遇上了火山爆發，巫師認為這是山神發怒所導致的災難。東西兩個敵對的村落爲了消災解禍而暫拋多年宿怨，聯手求問山神；他們想清楚山神發怒的真正因素，爲了兩村的性命、財產與牲口，他們必須討好山神，阻止牠再度發怒。

在兩村巫師設壇求神之後，他們決定延用祖先古老的祭祀法——生人活祭。據說山神喜歡純潔的處女，只要在祭典當中將處女投入火山洞裡，山神就不會再生氣了。但是誰願意拿自家閨女的生命來換取山神的喜悅呢？他們把目標鎖定在沒有父母的米娜身上，他們設下一個騙局，買通米娜的叔父，讓米娜以爲自己將要成爲心上人的新娘，暗地裡卻將這位美麗的新娘迎到山頂的祭壇上……

【人物一覽】

- 阿洛：東村小酋長，年青俊美，痛恨迷信與紛爭。
- 米娜：西村之花，能歌擅舞，性情倔強而執著。
- 依達：西村長老，慈祥，但貪戀聲名權位，幸未泯滅良知。
- 瓦力：心地單純，是個粗壯霸氣的莽夫，愛情屢遭挫敗。
- 哈奇：阿洛至友，熱心熱情滿有活力，觀念與阿洛相近。
- 巴拿：東村的巫婆，滿腦子神章鬼典，至死仍要闢揚迷信。
- 阿強：東村酋長，執守傳統信條，仁慈但缺乏主見。
- 古拉：西村巫師，性格陰沉、世故。
- 沙瓦：東村村民，中年人、自私又狡猾。
- 多里：東村村民，中年人、愚頓平庸。
- 馬都：東村村民，中年人、愚頓平庸。
- 約卡：東村長老。
- 娜拉：米娜的同村密友。
- 莎惹：米娜的同村密友。
- 洗娜：米娜的同村密友。
- 以桑：東村村民。
- 尼強：東村村民。
- 秋秋：東村村民。
- 其他
- 東村村民若干。
- 西村村民若干。

【幕起之前】

話說好幾十年前，在台灣的某一座山上有兩個村落，一個是東村，一個是西村。兩村的人有著相同的習性，說著同樣的語言……，但他們彼此之間並不往來，因為他們不是朋友，他們相互敵對、仇視……；直到有一天，有一份愛情誕生在兩村之間，這座充滿仇恨的山頭，開始有了傳奇……

第一場：山林相會

地點：樹林裡

時間：夜晚

人物：阿洛、米娜

只見遙遠的天際迷漫著赤紅的烈焰，這烈焰把整個空間都染成朱紅色……
他們看到有大大小小的落石在滾動……

幕起——一陣陣尖銳的竹葉聲迴盪在空中，那響聲持續很久，也很有規律——一長三短，總是一長三短。米娜悄悄地來到後山的樹林裡（神情是謹慎而慌張的），在樹林的那一端，俊美強壯的阿洛在那裡守候著……

阿洛：（激動的衝過來，緊緊握住米娜的小手）米娜，噢、米娜，妳總算來了；知道嗎，如果妳再不出現，我就要衝到妳們村裡去了。

米娜：（嬌嗔的）你敢。不怕被他們打死啊？！

阿洛：誰叫妳讓我等這麼久，我要是被妳的村人打死，還不都是妳害的。

米娜：（心疼地輕觸阿洛的臉頰）阿洛，對不起，我老早就聽到你吹竹葉的聲音，可是今天村裡舉行祭典，在那麼多人的面前，我實在是容易脫身……

阿洛：（捏捏米娜的鼻子）好啦，我是跟妳開玩笑的，妳想我會真的怪妳嗎？

米娜：（調笑的）誰知道，你這個人脾氣那麼怪，又固執、又好勝、一下子憂愁、一下子又變得開心；又愛教訓人又愛吃醋；我怎麼知道現在你有沒有在生氣。

阿洛：（雖是在玩耍卻不帶笑容）喂，怎麼，我是那麼古怪的人嗎？

米娜：（忍不住笑出來）你喲，說你怪還不承認，你看，才開你兩句玩笑就認真起來了。

阿洛：（抓住米娜的手腕，神情嚴肅的）我本來就很認真，而且有件事被妳說中了——我確實是個愛吃醋的人。米娜，我好擔心妳會被瓦力搶走。

米娜：阿洛，你不相信我嗎？

阿洛：我當然相信你；可是過兩天就是妳們村裡的「青年祭典」，瓦力對妳早就有意思了；他一定會……

米娜：會在祭典上向我求婚？

阿洛：「青年祭」是妳們村裡未婚男女的大日子，瓦力一定不會放過這麼好的機會；所以我很不放心。

米娜：有什麼不放心的；我要是喜歡瓦力，早在三年前的「青年祭」就嫁給他了。你喲，連這種沒有道理的醋你都吃。

不過，話說回來，我叔叔倒是希望我嫁給瓦力。

阿洛：啊，妳叔叔——依達長老；他爲什麼希望妳嫁給瓦力呢？

米娜：自從十年前，我們村裡的首長病死以後，一直到現在，西村都還沒有一個領導人物。

阿洛：依達長老不就是西村的領導人物嗎？

米娜：我指的是——西村到現在都還沒有首長。我叔叔一直想當西村的首長，原因是他死了以後，首長這個位子可以繼承給他的兒子，也就是我的堂哥。

阿洛：我懂妳的意思了，妳是說妳叔叔想在有生之年坐上首長的位子，好蔭蔽代代子孫，將來西村的執掌權永遠都屬於依達家族……，唉，這跟瓦力有什麼關係？

米娜：瓦力是村人心目中的勇士，他曾經一個人打敗你們東村的七個族人；他在村裡的人緣很好，份量也很夠；如果我嫁給瓦力，他就會盡全力幫助我叔叔，讓我叔叔能夠順利當上首長。

阿洛：妳叔叔真可惡，爲了要利用瓦力幫他達成夢想，居然想把妳送給瓦力（氣忿），真是太惡劣了。如果東村和西村沒有那麼深的仇恨就好了；那樣我就可以早點把妳娶回去，免得瓦力整天盯著妳打壞主意。

米娜：（牽強的笑笑）算了吧，兩村的仇恨已經延續好幾代了，要化解已經是不可能的了；偏偏你又是東村的小酋長；別說我的村人會反對，就是你的村人也不會讚成我們兩個在一起的。

阿洛：米娜，夾在兩村的仇恨當中，我們該怎麼辦呢？

（……米娜還沒來得及回答阿洛的話，此時突然傳來一聲巨響，大地也猛然的震動著；米娜嚇得直往阿洛懷裡鑽，二人都不知道究竟發生了什麼事。只見遙遠的天際迷漫著赤紅的烈焰，這烈焰把整個空間都染成了朱紅色。阿洛和米娜在這片朱紅當中靜靜的駐立著，他們看到遠處有大大小小的落石在滾動，也聽到遠方有人在哀號慘叫

……）

米娜：（花容失色的抱緊阿洛）怎麼會這樣，好可怕。

阿洛：（直視遠方）出事了，我聽到有人在喊叫。

米娜：喊什麼？

阿洛：好像是在喊……「山神生氣了」！

米娜：（喃喃的）山神生氣了？

第二場：青年祭典

時間：夜晚

地點：廣場（西村）

人物：依達 米娜 瓦力 村民甲 村民乙 村民若干

眾人圍成一個圓，當中燃燒著熊熊的火焰。山地的歌、山地的舞、山地的青手、山地的小米酒……米娜靜靜的坐在一旁和掌觀舞……

幕起——「青年祭」——西村所有未婚男女的大日子；年青人可以在祭典活動當中彼此示好，可贈物定情、可邀舞求親……

（廣場上，眾人圍成一個圓，圓圈當中燃燒著熊熊的火焰。山地的歌、山地的舞、山地的青年、山地的青年、山地的青年、山地的青年……多青年男女跑到場中央去，縱情的扭擺著身軀，用力的跳、盡興的唱……米娜靜靜的坐在一旁和掌觀舞……）

依達：（仰首灌口小米酒，半醉不醉的）噯，米娜，妳坐在這裡幹什麼，妳下去呀，妳看大家在下面跳得多開心，去，去跟大夥兒一道玩玩，去呀！

米娜：（興趣快快）依達叔叔，你專心喝你的酒，吃你的「熄烙」（山地語——醃肉），別管我行不行。

依達：怎麼，誰惹妳生氣啦？妳一向不是最愛唱歌跳舞的嗎？今天這個「青年祭」就是妳們年青人的日子；妳愛唱就唱個夠，愛跳就跳個爽；妳這麼動也不動的在這裡坐著，人家還以為妳是老太婆呢。

米娜：你老是這麼說我，那我問你，依達叔叔，你平常愛不愛唱歌跳舞呢？

依達：廢話，唱歌跳舞，打獵喝酒，這些都是咱們最驕傲的特長，不喜歡這些還算是山地人嗎！

米娜：（風涼的）那你幹嘛還坐在這裡，下去跳啊！

依達：（啼笑皆非）妳這個死丫頭，這是「青年祭」吔，妳依達叔叔這把老骨頭還算是「青年」嗎？啐，亂七八糟，亂七八糟。也也也。

米娜：這就對了，你自己都不敢下去了，我又怎麼敢下去呢？

依達：啐，居然跟我這個老頭子比；米娜，妳可是村裡最漂亮的一朵花，論歌喉、論跳舞、誰能跟妳比呀！聽叔叔的話，只要妳肯下去表現表現，今晚妳的勇士一定會出現的。

米娜：（頑皮的）叔叔，你也沒老婆嘛，聽我的話，只要你肯乖乖的下去表現表現，今晚你的小綿羊一定會出現的。

依達：（吹鬍子瞪眼）啐，亂七八糟，亂七八糟。

(這個時候瓦力自人群中走來，深情的看著米娜，米娜不想理他，於是起身坐到另一個角落去。瓦力見米娜不理他，只好無趣的在依達身邊坐了下來……)

瓦力：(近乎耳語)依達長老，你到底有沒有幫我說話，怎麼米娜她還是不理我呢？

依達：說，嘴都說破了，怎麼沒說，瓦力呀，說真的，老頭子我是很喜歡你，你要是能跟我的侄女配成一對，我當然很高興；但是這種感情的事，我頂多是嘴上幫你說說，但是你自己也要用心啊，你不用心，我再怎麼說也沒有用。

瓦力：我……米娜一點機會都不給我，你叫我怎麼用心呢？

依達：啐，亂七八糟，現在不是最好的機會嗎？我可告訴你，瓦力，前兩天山頂噴出好多熱騰騰的泥巴，一些靠近山頂的倉房和牲口都毀了。按理說，村裡發生了這麼重大的事，今年的青年祭應該取消才對，你看，爲了你的事，長老我堅持先辦完這場青年活動，然後再開村民大會。瓦力呀，人助也要自助啊，已經爲你做這麼多了，你還說沒有機會。

瓦力：我知道長老爲我做了很多；喏(拿出自己的配刀)，你看，這是我瓦力的配刀，我早就準備要送給米娜，可是她一直坐在这裡，不肯下場，我確實是沒有機會呀！

依達：(點點頭)嗯，你說的也有道理，米娜對你好像是冷淡了一點。沒關係，瓦力，來日方長，有的是時間，讓老頭子我慢慢的說服她。

瓦力：(眼珠子一轉)依達長老，有件事我本來是不該說的，不過，你是米娜的叔叔，米娜是你養大的，我想，跟你說也沒什麼關係。長老，你得小心盯著米娜，否則準會出事的。

依達：啐，亂七八糟，瓦力，你把話說清楚行不行，好好的你幹嘛要我盯著米娜，難道我那侄女作了什麼亂七八糟，見不得人的事嗎？

瓦力：(稍有顧慮的四下張望，確定沒人在偷聽)長老，我聽說米娜這陣子和一個東村的小伙子走得很近。你知道東村和西村一向是敵對的；現在村裡正在商量你升任酋長的問題，這件事如果被村人知道了，長老(語帶暗示)，「後果」可能會很糟哦！

依達：(皺眉)怎麼會有這種亂七八糟的事，瓦力，你知道跟米娜在一起的那個小伙子是誰嗎？

瓦力：我也不清楚，這件事也是別人跟我說的，米娜和那小子經常在樹林裡碰頭，已經被好多人撞見過了。

依達：這……這不太可能吧，米娜這孩子的個性雖然倔強了一點，但她一向是很懂事的，怎麼會搞出這種亂七八糟的事情來呢！

瓦力：長老，我瓦力只會幫你，不會害你；你該不會以爲我是在造謠生事吧？！

依達：這……(不想得罪瓦力)我可沒說你造謠，不過，這麼大的事總得先弄清楚再說，搞不好只是一場誤會呢！

村民甲：(此時村民的活動已告了一個段落，只聽到很多人在喊著，結束了，開會了……)

村民乙：長老，開會啦，沒有「馬拉桑」（喝醉）吧？
依達：啐，亂七八糟，老頭子我那有這麼容易就「馬拉桑」，開會啦，開會啦……

幕落——

第二場 愛情與仇恨

地點：河邊

時間：傍晚

人物：阿洛 哈奇

阿洛坐在河邊沉思……哈奇悄悄的出現在阿洛背後……惡作劇的將阿洛往前一推……險些害阿洛跌進河裡。

幕起——阿洛坐在河邊沉思……哈奇悄悄的出現在阿洛背後……惡作劇的將阿洛往前一推……險些害阿洛跌進河裡……

阿洛：（被哈奇嚇了一跳）哈奇，你怎麼老是這麼喜歡惡作劇呢？

哈奇：（嬉笑的）喂，阿洛，你在河裡找什麼，你的「熄烙」被魚偷吃啦！

阿洛：（了無情緒）去你的，我的心情很壞，你別跟我開玩笑。

哈奇：（正色的）又是爲了你那朵西村之花？

阿洛：唉（默認）！

哈奇：其實也沒那麼難嘛；要嘛，你們倆個遠走高飛，離開這座讓你頭大的山。要嘛，你就乖乖的認命，從此忘了她，什麼都別再想。

阿洛：哼，你想得可真容易。帶她遠走高飛，哈，咱們這種生來就屬於山林的人，離開山地還能去那裡！

哈奇：那你就看開一點，把愛情丟一邊去嘛！

阿洛：我能辦得到，那我還用愁嗎？！

哈奇：（拔根草苗放在口裡嚼）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你這是自討苦吃嘛！

阿洛：（撿顆石頭，恨恨的扔進河裡）都怪這條水源，都是它惹的禍；如果不是爲了爭這條水源，兩村也不會有這麼深的仇恨。

哈奇：好朋友，你何必這麼氣忿，東村和西村的爭執又不是從我們這一代才開始的，爲了這條水源，不知已經打過多少次，死過多少人了；你到現在才來怪這條水源，唉，太遲了，遲了不知道多少代啦。

阿洛：我就不明白，大家同住在一座山頭，這麼充沛的水源也用不完；爲什麼非要去爭它呢，大家和平的共用它不行嗎？

哈奇：其實他們真正想爭的，並不是這條水源，而是權柄。他們都認爲只要佔有了這個水源地，就擁有了支配整座山嶺的權柄。表面上看來，大家是爲了村民的利益和資源在爭吵，其實呢，他們要的是支配族群，統領山嶺的優越感。

阿洛：（咬牙切齒）上帝創造了山水給萬民萬物，而人們卻想獨佔它，拿它來支配萬民萬物，真是太可惡了。

哈奇：阿洛，這不是你我所能改變的；長久以來他們就是這個樣子，你還能期望什麼呢！

阿洛：唉！（認命地）

哈奇：對了，村裡剛才開會，關於山頂噴出熱泥巴的事已經有結論了。

阿洛：哦，他們怎麼說？

哈奇：據巴拿巫師的說法，她認爲這次的災難是因爲西村的人亂墾山地，所以才會激怒山神。這回山神降禍，其實是要懲罰西村的人，咱們東村是受了他們的連累。唉，同住在一座山頭就是這樣；一出事，大家就推來推去的怪個不停。

阿洛：哈奇，你說的對，他們真是太幼稚了，先是水源、後是山災，他們唯一處理的方式就是加深兩村的仇恨；我真的快受不了了，你說這樣的爭執要到什麼時候才會停止呢？

哈奇：停止？這好像是不太可能，由來兩族之間只能有仇恨，不能有感情，像你，愛上西村的姑娘，這一開始就已經是個悲劇，因爲這世代所積存的仇恨誰也措不動它；因爲仇恨，所以爭執不斷；因爲爭執，所以仇恨更深；……，阿洛，沒指望，真的沒指望了。

（阿洛無力的跌坐在地上……）

幕落——

第四場 關於山災

時間：夜晚

地點：西村廣場

人物：依達 古拉 瓦力 村民甲 村民乙 眾東村村民

眾人齊口吶喊：「對！趕走東村的人，趕走東村的人，趕走東村的人，趕走……」

幕起——就在青年祭的活動結束以後，同樣的廣場，同樣的西村族人，在長老依達的主持下，正進行著一場關於山頂噴出熱溶漿的討論會議……

依達：各位，這座山從咱們的祖先開始，一直到現在，咱們已經住了好幾十代。過去，它一直都是那麼溫和，為什麼這一次的山災，把所有在山頂上的倉棚和牲畜都毀了，遭受這麼大的損失，這些人今年要怎麼過冬呢。今天把大家聚集在這裡，就是要請各位一起來討論——究竟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災難，原因在那裡，是不是有誰該負什麼責任，還有，該怎麼補救。現在，我們讓古拉巫師來跟大家談談。

古拉：（抽動著兩腮的刺青，以尖銳的眼神掃射眾人，然後以他那平音而顫抖的聲音發表他的看法）這次山頂發生這麼大的災禍，幸好咱們的村落是在山腳下，否則……（咳嗽）咳咳……大家恐怕都過不了這一關。根據巫師我的看法，這次發生這麼大的事情，都是因為山神發怒所引起的；沒有別的原因，就是山神發怒，大大的發怒！

瓦力：巫師啊，山神為什麼要發怒呢？咱們不是每年都舉辦豐收祭典嗎？

村民甲：是啊，該酬神的時候都有酬神，該祭祀的時候也都按時祭祀，山神為什麼還要發怒呢？

古拉：你們說的很好。但是住在這座山上的人並不單單是咱們西村的人吶；想想看，東邊也有村落，咱們按年祭祀，逢節酬神；但是東邊的人呢？難保他們沒有疏忽啊！

瓦力：（慨然的）對，一定是這樣。東村的人激怒了山神，害咱們住在西邊的人也跟著遭殃（忿聲吶喊），大家聽著，爲了維護咱們的平安，大家一定要團結起來，把東村的人趕出這座山。

眾人：（齊口吶喊）對，趕走東村的人，趕走東村的人，趕走東村的人，趕走……

依達：（揮手）停。
（眾人安靜）

依達：大家不要太衝動。要知道東村的人也不是那麼好惹的；他們的壯漢不比咱們少，硬跟他們打起來，咱們不見得佔得了便宜。

古拉：不錯，這些年來，兩村已經打過那麼多次了；能趕走他們，早把他們趕走了。

瓦力：那咱們應該怎麼辦呢？不管他們嗎？

村民乙：是啊，往後不管咱們多麼尊敬山神，東村的人不按年節酬神，咱們照樣會遭殃的。

村民甲：真倒楣，跟他們住在同一座山上。巫師啊，你要想辦法，這種事情可不能再發生。

古拉：唉，自從五十年前，咱們村裡的「鹿角杖」被東村的人搶走以後，咱們村裡就經常出事，求雨也不靈了，治病也不靈了，又沒太平又不安寧；如果能夠討回鹿角杖，也就不會這麼禍事連連的了。

瓦力：這件事我聽老人家說過；「鹿角杖」是咱們西村的精神象徵；五十年前，他們偷襲咱們的村莊，把鹿角杖搶走了；過不了多久，咱們的老酋長就病死了；然後的歷代酋長都活不過四十歲；十年前，酋長家族的最後一個人也病死了，從此西村就再也沒有酋長了。

村民甲：依達長老，咱們是不是能向東村要回那根鹿角杖呢？或者拿東西去跟他們換也成。

村民乙：對，依達長老，請你想辦法把鹿角杖要回來吧！

古拉：（沉吟片刻）依達長老，咱們爲什麼不試著到東村去走一趟呢，咱們和和氣氣的把山神的意思告訴他們的老酋長，據我所知，東村現在這個酋長，是依達長老小時候的玩伴，由依達長老出面跟他談，這是再適合不過了。

依達：（深沉幽遠的）不錯，老頭子小時候結交過一個東村的朋友，怎麼，阿強現在當上酋長了嗎？

古拉：是的，十幾年前他的老頭被山豬咬死，酋長這個位子就由他這一代繼承；依達長老，你們都是七十幾歲的人了，

又曾經是很好的朋友，由你出面去跟他談，也許能夠要回鹿角杖，順便說服他們賠償咱們村人這一次在山難中所損失的牲口和糧食。

依達：（沒有信心的）這：：可能嗎？

村民甲：依達長老，我們知道你很難，可是爲了西村的同胞，求你走這一趟吧！

村民乙：依達長老，如果你真能要回鹿角杖，而且能使東村的人賠償咱們的損失，明年夏天，咱們一定推舉你當西村的

酋長。

村民甲：對，一定推舉你當酋長；西村的人民願意世世代代的服從依達家族。

依達：（十分動心）這個嘛：：老頭子我只能盡力去做，事情成不成，我可不敢說。

瓦力：長老，讓我帶幾個粗壯的村人陪你一起去。

依達：不必，有古拉巫師陪我就行了。你們年青氣盛，去了容易惹事，還是留在村裡等我的消息吧！

幕落——

第五場：東邊村落

地點：酋長的草棚裡

時間：下午

人物：阿強 依達 古拉 巴拿 阿洛 東村村民若干

酋長拿起旱煙管注自己口中深深一吸：「巴拿巫師，還是由妳來說吧！」

幕起——依達和古拉來到東村，兩人見過老酋長——「阿強」……

阿強：依達，咱們有五十幾年不見了吧，咱們東村和西村一向是互不往來，今天是什麼原因讓你大老遠的跑到我村裡來呢？

依達：阿強，老實說，老頭子我是爲了山難的事情來的。對於這次山頂無緣無故噴出熱泥巴，我覺得有必要找你談一談。

酋長：哦，提起這件事，我也正想找你們好好的談談。

依達：那真是太好了；阿強，既然你也想談這件事，那麼就由你先說吧。

酋長：（拿起長長的旱煙管往自己口中深深的吸一口）巴拿巫師，還是由妳來說吧！

巴拿：是的，酋長（拿起一隻破碗，倒了一些水在碗中，然後以中指下去攪一攪，彈了兩滴在空中，彈了兩顆在地上，

然後再往自己的額頭輕輕一點……）依達，先不說東西兩村的恩恩怨怨，大家既然同在一個山頭居住，就應該愛惜這塊土地；我聽說你們村裡的人總愛四處挖坑設陷阱，長年亂墾山地，有沒有這回事呢？

依達：這……咱們山民族靠的就是狩獵爲生，不挖坑、不設陷阱，又如何能捕捉野獸呢？

阿強：可是巴拿巫師卻認爲，這次的山災都是因爲你的村人墾伐過度，破壞山林，所以才會激怒山神，連帶的咱們東村也跟著遭殃了。

古拉：挖坑捕獸，伐木築棚，這些都是祖先傳下來的生活方式，難道東村的人民不是這麼做的？

阿強：嗯，那麼，古拉巫師，你有什麼看法呢？

古拉：酋長，據我老人家的推斷……咳咳咳，這回山神會生那麼大的氣，全是你東村沒有按著年節月日酬祭山神……

巴拿：胡說，東村的人民是最敬畏山神的，怎麼可能會疏忽酬祭的事情呢？

古拉：這……，既然如此，那山神究竟爲什麼發怒呢？

阿強：咳咳，兩位巫師，我倒有個主意，今天難得兩村的巫師在一起會合，不如讓兩位聯手合作，一起上祭壇求問山神的意思，看看能不能找出真正的根源，然後大家再來研究解決的辦法；你們覺得如何？

依達：這是個公平的好主意，兩村的巫師一起上祭壇，求問出來的結果誰也沒話說。

阿強：既然如此，巴拿巫師，妳帶兩位客人先到咱們的祭壇去看看吧！

巴拿：兩位，請跟我來……

(巴拿領著依達和古拉退出酋長的草棚；在這個同時，阿洛也來到草棚裡……)

阿強：阿洛，你跑到那裡去了，怎麼一整天都不見人影？

阿洛：哦，我跟哈奇到樹林裡去打山豬……，父親，剛剛和巴拿巫師一起走出去的那兩個人是誰呀？

阿強：哦，是從西村來的人。

阿洛：西村的人來咱們這裡作什麼？

阿強：還不是爲了山頂上噴出熱泥巴的事情來的。

阿洛：那他們怎麼說？

阿強：兩方都認爲這是山神的震怒，至於山神生氣的原因，我已經吩咐巴拿巫師開壇，這一回兩村的巫師要一起求問山神，真正的原因很快就會水落石出了。

阿洛：(皺眉)父親，你真的相信這個嗎？

阿強：(斥責)啐，別亂說話，當心山神會生氣的。

阿洛：父親，這個山神的火氣也未免太大了吧，怎麼動不動就生氣呢？!(語帶輕蔑)

阿強：(發怒)你這孩子，你是故意來惹我生氣是不是？!

阿洛：(忍不住的)父親，你難道不覺得這是個愚蠢的笑話嗎？爲什麼咱們要活在這種毫無理智的迷信當中呢？

阿強：(氣極敗壞，渾身發顫)閉嘴……你……你再說說看……

阿洛：難道不是嗎，長久以來，咱們一直受縛於這種無知的懼怕；所有的自由都被那個隨時會發怒的山神給剝奪了。父親，咱們跳出這一條又一條的戒律，別再受愚弄了吧！

阿強：(一煙桿打過去)你……你這個不要命的東西，還不快給我跪下，好好的請求山神饒恕你。(痛心的)你呀，你是未來東村的統領者，卻一點都不敬畏山神，你……要是今天因爲你這些不敬神的話，害咱們全村再次遭受災

禍，我問你，你要怎麼向大家交代呢！

阿洛：(倔強的站立著)要是山神降災，就讓我一個人來承受好了。父親，我討厭這種毀滅和恐懼的感覺，我討厭這種虛幻的細綁和束縛；我討厭這一次又一次永無止境的戲耍……

阿強：(急速氣喘，手扶心臟)你……你……你這孩子……

阿洛：(急忙扶住阿強，在他胸口輕拍)啊，父親，父親！

阿強：(哽咽)阿洛，咱們族人世世代代敬奉山神，從祖先開始，直到你這一代；咱們靠山而生，靠山而存，樹木是我們的房子，獸皮是我們衣服，無盡的野菜、山果，飛禽走獸……這些都是我們的食物；我感謝山神給我們這一切；而你，你是未來的酋長，你不敬奉山神，將來要如何帶領族群呢……

阿洛：(不忍再拂逆老人家)父親，我知道錯了，我以後再也不會惹你生氣了。

阿強：唉！

第六場 瓦力的心情

時間：午后

地點：樹林

人物：米娜 瓦力 尼強 以桑

瓦力自一旁走來，見米娜一個人好陶醉的唱著，趕緊掩身樹後，偷偷的欣賞心上人美妙的歌聲：

幕起——米娜依迴在無人的樹林中，隨手摘下一朵小山茶：

米娜：（望著小花，幽幽的）小野花，妳好漂亮。妳開放在這深山野嶺中是有點可惜。唉，花呀花，花就是要有人欣賞，否則，再怎麼美麗，再怎麼芳香，終究還是寂寞的（將小花別在頭上，拉起裙擺，輕輕的唱了起來……）。

（瓦力自一旁走來，見米娜一個人好陶醉的唱著，趕緊掩身樹後，偷偷的欣賞著心上人美妙的歌聲……）
米娜唱：（「曲：馬蘭情歌」）

迷濛的蒼煙薄紗，迴旋多悠雅；

含苞的青春姑娘，好像林中花，等待那個他。

盼望情哥溫柔多情，將我來摘下；

陪伴我唱歌跳舞，海角到天涯，建立一個家。

（尾奏部份）那麓灣多伊呀那呀啞！

瓦力：（忍不住現身鼓掌）嘩，米娜，妳唱得太棒了！

米娜：（不悅）瓦力，你來這裡幹什麼？

瓦力：我……

米娜：你走開，我討厭你。

瓦力：（無辜的）米娜，我並沒有得罪妳呀。

米娜：你不必得罪我，反正我就是討厭你；（轉身就走）你有沒有得罪我，我都討厭妳。

瓦力：（追上去）不，妳這麼說我不服氣，妳不能這麼莫名其妙地討厭我；我沒有得罪妳，我沒有作任何令妳討厭的事，情，妳不可以這麼討厭我！

米娜：（繼續往前走）討厭就是討厭，我最討厭像你這種鬼鬼祟祟的人，老是喜歡窺探人家的秘密。

瓦力：（契而不捨的追著）我：我沒有啊，我什麼時候窺探你的秘密了？！

米娜：（停下腳步，兇悍的瞪著瓦力）沒有？那你躲在大樹後面偷聽人家唱歌，這又怎麼說？

瓦力：米娜，我：，好好好，我向妳認錯行不行；米娜，難道妳一點都不瞭解我對你的心意嗎？

米娜：（轉身又走去）我不跟你這種人講話。

瓦力：（站在原地大聲說）米娜，我知道妳喜歡東村的人，告訴妳，妳別傻了，妳們不可能在一起的。

米娜：（暗裡驚訝，又走回來）你說什麼，是誰告訴你的？

瓦力：妳的事我早就知道了，米娜，妳愛上仇人，東村的人都是我們的仇人；妳忘記了兩村的仇恨，這件事讓村人知

道，他們會打死妳的。

米娜：（氣忿）你果然窺探我的秘密，你：：不要臉！

瓦力：我：：我是關心妳呀：：

米娜：我不用你關心；告訴你瓦力，我這輩子除了「他」以外，不會再愛上任何一個人了；你要告訴村裡的人，你就去

說好了，我不怕（轉身遠遠離去）

瓦力：（拔出配刀，恨恨的往樹身猛砍）妳會後悔的，妳一定會後悔的：：可恨的東村，可恨可恨可恨可恨，可恨吶！

（這個時候，遠處走來了兩個人，他們是東村的以桑和尼強：：）

以桑：尼強，酋長派咱們到西村來傳話，我心裡可真是害怕，喂，你怕不怕？

尼強：誰不怕，咱們和西村一向有過節，萬一西村的人看見咱們，不分好歹的就將咱們揍一頓，那就倒楣了。

以桑：（看見瓦力，害怕的）噓，你看：：，前面那個人不是瓦力嗎！

尼強：（發抖）以桑，咱們快跑吧，那個人很兇猛的，上回咱們有一個族人被他打斷一條腿呢！

以桑：可是：：（猶豫）咱們要到西村去傳話呢：：（看見瓦力朝他們走來，趕緊拔腿就跑）糟了，他追來了，咱們快

跑！

（以桑和尼強才跑了幾步就被瓦力追上了；瓦力見是東村的人，二話不說就將兩人狠狠的打一頓：：）

瓦力：（打夠了）東村的小子，你們到這裡來幹什麼？想偷東西嗎！

以桑：（拭去嘴角上的血，狼狽的）你們的依達長老請我們來傳話，他：：（發抖）他說：：他還有點事要處理，晚幾

天才能回來，叫你們放心。

瓦力：（冷漠的）哦，知道了，滾吧！

（二人連滾帶爬的遠遠逃去！）

瓦力：哼，可恨的東村，可恨的東村，下次再讓我碰見你們的人，我見一個打一個，打得你們滿地找牙，跪地求饒，

哼，東村！

第七場：關於處女祭典

地點：東村倉棚

時間：傍晚

人物：巴拿 古拉 阿強 依達 約卡 沙瓦 馬都 多里 東村老人若干
東村的倉棚裡，聚集著一些有輩份的村民。

幕起——東村的倉棚裡，聚集著一些有輩份的村民：

巴拿：酋長，各位，針對這次山神發怒的事件，根據我和西村的古拉巫師共同求問的結果，我們發現，問題是出在祭祀上。

阿強：祭祀？難道咱們代代相傳的祭典儀式有什麼不對嗎？

古拉：按著祭典的禮儀來說，東西兩村其實是差不多的，真正的問題是在於供品的內容。

約卡：怎麼，供品？供品有問題嗎？

古拉：能不能請大家想想看，長久以來大家是用什麼方式酬祭山神的？

沙瓦：不就是祝禱謝神，跳舞唱歌嗎？

古拉：供品方面呢？

多里：殺牛宰羊、灑檳榔、獻山果。

馬都：再不就是獻出各人最珍貴的獸皮或飾品作「焚燒祭」；難道西村不是這樣嗎？

依達：不，除了某些祭典的年節月日稍有不同，在獻祭供品方面是完全相同的。

巴拿：不知道有誰聽過，在很久以前咱們的祖先是利用什麼酬奉山神的？

約卡：很久以前：：（細細回想）

沙瓦：酋長（以神色詢問）？

阿強：（搖頭）很久以前：：？

約卡：（突然大叫）我知道了，獻處女祭。

沙瓦：（訝異）處女祭？約卡長老，什麼是處女祭？

阿強：（勾起記憶）噢，我想起來了，我小時候聽祖父輩的人說過，在他們那一代是用處女來獻祭的。
約卡：不錯，原本祖先跟別的族群一樣，喜歡用「出草」的方式來獵取人頭，後來聽說山神喜歡活生生的處女，所以才開始有這個「處女祭」。

沙瓦：「活生生的處女」？那要怎麼祭呢？

古拉：挑選一位年青純潔的姑娘，先由巫師為她祈福淨身，然後再由四位未婚的勇士抬上山頂，將那位潔淨的姑娘投進「山神洞」。

多里：山神洞？你是說這回噴出熱泥巴的那個洞？

古拉：是的，那個洞原本叫作山神洞，傳說是山神居住的地方，過去，祖先們就是在那裡獻處女祭；後來聽說有人認為這種禮儀太殘忍，所以才廢除「處女祭」，而山神洞就這麼被遺忘了。

馬都：連山神住的地方都忘了，難怪山神會這麼生氣。

多里：古拉巫師，聽你這麼說，難道山神要咱們遵照古禮，獻處女祭？

古拉：是的，不但要處女，而且還要是個四肢健全，乾乾淨淨的姑娘才行。

沙瓦：可是，誰會願意把自己家裡的姑娘獻出來當祭品呢？！

多里：是啊，好好一個姑娘，投到那麼深的山神洞裡；酋長，誰會願意把自家的姑娘獻出來呢？

巴拿：各位都是村裡有名望的人，不知道誰肯自願把自己的女兒獻給山神；如果有人肯這麼做，本村除了送他牲口以外，還會請山神降福給他。願意的人請舉個手。

（霎時，一片沉默；當然，沒人願意拿自己女兒的性命來換取山神的降福）。

沙瓦：哦，對了，馬都的小女兒不是還沒出嫁嗎？

馬都：啊，我……（驚慌的）我……我女兒早有心上人了，這種情況下的女子是不夠潔淨的，不行不行。

巴拿：噯，多里，你那三個女兒不都還是大姑娘嗎？

多里：（慌忙無措）啊……不不不，我兩個女兒年紀都不小了，不能算是小姑娘。你們是知道的，我這兩個女兒就是因為長得難看，所以才一直嫁不出去。你們想想看，沒人要的姑娘怎麼能獻給山神呢！

沙瓦：可是你那小女兒才十七歲，美的像朵花呢！

多里：我……（心虛）我那小女兒從小就染上怪病，表面上你們看不出來，其實她隨時都會發作的。

巴拿：欸，沙瓦，你自己不也有個女兒嗎？你的女兒該不會也生怪病吧？

沙瓦：（來得突然，一時之間無從推卻……）我！我！我！

馬都：（報復的）我什麼我啊，全村就屬你的姑娘最漂亮了，又沒心上人又沒病的，好啞好啞，就你啞！

多里：（也來報復）對對對，為了全村的生命安全著想嘛，這項光榮的任務，就留給你那位年青漂亮的女兒囉！

沙瓦：不不，我女兒……我女兒她……她……

馬都：她怎麼啦？

沙瓦：（情急之下）她……她（隨口衝出）她早就不是姑娘啦！

多里：什麼，你女兒……這……這怎麼可能呢？你前幾天不是才告訴我，你女兒到現在還沒有心上人嗎？怎麼……怎麼會……

沙瓦：（強辭奪理的）她……她跟她表哥，這總行了吧！

阿強：唉，像這麼推來推去的，要找出一位肯當祭品的姑娘……唉，不容易呀！

沙瓦：對了，依達長老，這座山是東西兩村共有的，你們西村的人也該出點力吧！

多里：對呀，不能凡事都靠我們嘛。

馬都：是啊，山神降怒，你們西村也有份。

依達：（苦笑）我能做些什麼呢？西村的人就只有我和古拉巫師在場，古拉沒有結過婚，當然沒有兒女，我老人家也只有一个兒子；其他沒有到的村人，我又不能替他們作主，你們說我還能怎麼樣？

馬都：唉，真難，真難吶！

沙瓦：不對，依達長老，據我所知，你有個侄女長得非常漂亮，這個侄女是你從小養大的，對不對？

依達：（心虛）這……

阿強：沙瓦，你怎麼知道依達還有個侄女呢？

沙瓦：其實這件事情知道的並不只我一個。因為依達長老的侄女經常和阿洛在一起，兩人常在樹林一帶碰頭，常常被咱們村裡的人發現，所以這件事就不是秘密了。

阿強：有這樣的事，我兒子和依達的侄女暗中有來往，我居然一點都不知道……

巴拿：依達長老，今天你到東村來，這是代表你對這座山的關心，大家都相信你非常有誠意；我們也拿你當客人一樣的看待；現在大家都知道你有個漂亮的小侄女，我們想知道，對於「處女祭」這件事你究竟有多少誠意，憑你自己

一句話；我東村的人絕不會以人多勢眾來逼迫你，你願意表示表示嗎？

沙瓦：是的，依達長老，憑你一句話！

（依達滿頭大汗的看著眾人，眾人也以凌厲的眼神盯著依達……）

馬都：依達長老，憑你一句話，讓我們看看你的誠意。

多里：依達長老，憑你一句話，表示表示吧！

約卡：依達長老，憑你一句話，沒有人會強迫你。

沙瓦：依達長老，你是有誠意的，對嗎？

（古拉悄悄的靠近依達，在他耳邊輕聲低語……）

古拉：依達長老，情況不太妙；所有的人都把箭頭指向咱們；他們雖然口頭上說不會強迫咱們，但是咱們如果不給他們

一個滿意的交代，恐怕不容易離開這個地方。

依達：（十分無助）那我該怎麼辦？

古拉：看來只有把米娜獻出來了。

依達：（為難）這怎麼可以，米娜可是我的親侄女呢！

古拉：侄女又怎麼樣；想想咱們要到東村之前，你對族人說了些什麼？

依達：我：：我說了些什麼？

古拉：你答應要向東村的人討回「鹿角杖」，還有，向他們索賠咱們這回在山難中的損失；依達長老，別忘了，有很多村民今年沒有糧食過冬呢。現在是個好機會，咱們可以拿米娜跟他們交換「鹿角杖」，還有牲口糧食；這個時候提出什麼條件，他們都會答應的。

依達：可是，拿我親侄女的一條命來換這些，值得嗎？

古拉：怎麼不值得，村裡的人已經答應了，只要你能履行你對他們的承諾，他們就推舉你當酋長；不久你就可以傳給你兒子，你兒子傳給你孫子，酋長的寶座將由你依達家族世世代代的坐下去；值得，值得，絕對值得。

阿強：依達、古拉巫師，你們商量好了沒有？

古拉：（再次輕聲的暗示）這是唯一的機會；是不是接掌西村的首領，就憑你一句話了。

巴拿：依達長老，憑你一句話！

沙瓦：依達長老，憑你一句話！

依達：（咬牙痛定）好，只要你們肯把「鹿角杖」還給咱們，並且賠償咱們這次在災變中所損失的牲口和糧食，我就獻

出我那親侄女。

阿強：依達，你要考慮清楚啣！

依達：我：：（有點猶豫）

古拉：（再次耳語）長老，成大事是要付代價的。

依達：（再次咬牙痛定）是的，我考慮清楚了。

阿強：嗯，約卡長老，你有沒有什麼意見？

約卡：鹿角杖本來就是西村的，牲口和糧食咱們也給得起；不過，依達長老的侄女會不會願意呢？

沙瓦：對呀，要是咱們把東西給了西村，到時候他那侄女跑了，那咱們該怎麼辦呢？

多里：是啊，雖然依達長老答應了，但是那位姑娘願意犧牲自己的性命給咱們當祭品嗎？

依達：這：：我也沒有把握啊！

巴拿：我倒有個主意，也許可以幫幫你。

古拉：什麼主意？巴拿巫師，請妳說來聽聽。

巴拿：那丫頭不是挺喜歡阿洛嗎；長老，回去以後你就告訴你那侄女，說你已經把她許給了阿洛，等時候一到，咱們直接把新娘迎到山神洞，那麼，你就不必擔心姑娘會跑掉了，長老覺得怎麼樣？

依達：（情緒很亂）唉，你們怎麼說就怎麼做吧。

沙瓦：這個辦法好，可以讓那小姑娘心甘情願到咱們東村來。

多里：不過，要是這段時間阿洛和那位姑娘碰了面……

馬都：是啊，那不就折穿了嗎；要是讓阿洛知道咱們把他心愛的女人獻祭給山神，以阿洛的脾氣，他一定會鬧翻天的。

阿強：何止鬧翻天，恐怕還會殺人呢！唉，我這孩子一點都不像山地人，他聽到「山神」兩個字就很敏感；爲了這些酬

神祭祀的事情，我們父子倆不知道已經吵過多少回了；要是讓他知道咱們把他喜歡的姑娘當成供品祭給了山神，

這後果我可真不敢想像。

多里：那該怎麼辦呢？有沒辦法讓阿洛不去找那位姑娘？

巴拿：酋長，最近南邊的山林不是要搭竹棚嗎？你就暫時把阿洛調到南邊去，等阿洛把竹棚搭完了，咱們的祭典也結束

了，你說這個辦法行不行？

馬都：這行嗎？南邊離村莊也不是很遠，萬一他中途跑回來那該怎麼辦？

沙瓦：那容易，萬一他回來就叫他到後山去打山豬，反正盡量磨掉他的時間，不要讓他有機會到西村去就成了。

巴拿：好吧，反正也沒有別的辦法了，依達長老，你那邊也要配合一下，別讓你的侄女有機會去見阿洛，你就對她說，

新娘在婚前見到新郎是不吉利的，相信小姑娘會聽你的話才對，還有，這件事大家千萬要保密，除了咱們這些人

以外，千萬別讓其他人知道。

沙瓦：是的，絕不讓其他人知道。

幕落——

第八場 多情的結局

地點：米娜的閨房

時間：白天

人物：米娜 瓦力 依達 莎蕙 娜拉 洗娜

米娜滿心歡喜的坐在棚裡接受同村女子的打扮。

幕起——米娜滿心歡喜的坐在棚裡接受同村女子的打扮……

娜拉：（幫米娜梳頭）米娜，好快樂，終於能夠如願嫁給那個強壯的小酋長了。

莎蕙：（戲耍的）喲，咱們的西村之花臉紅了呢！

米娜：（又羞又喜）你們最壞了，老是笑人家。

洗娜：唉，這還是我第一次看見咱們的米娜害羞呢！

米娜：（隻手蒙住臉蛋）呀呀，真討厭，你們都不出嫁的嗎？

莎蕙：嫁，誰說咱們不嫁，過兩天咱們也到東村去，跟你搶那個英俊的小酋長。

米娜：哇，妳喲，真不害臊，我再也不理妳了。

娜拉：好了，你們別儘顧著逗她，快幫她打扮吧，新郎就快來啦。

洗娜：（將編織好的花環往米娜頭上戴）米娜，過去以後該做的事都記得吧！

莎蕙：哦，對了……（拿出一個彩色的小布袋），來，米娜，我告訴妳，（自袋中取出一包檳榔）這包檳榔是分給長輩用的，一個人一顆。（再取出一根煙管）這個給阿洛的父親。（再取出一把配刀）這把配刀給阿洛，別忘了將那

把舊的換過來，將來回娘家的時候，那把舊的要埋在出嫁以前睡的床底下。

娜拉：記住哦，這些可都是很重要的；還有，到了新郎家裡要小心妳的花冠，別讓小孩搶走了，這頂花冠要掛在新房門口，一直到花朵乾燥以後才能取下來，知道嗎？

洗娜：喂，你們兩個，快幫她把首飾戴上吧，別再拖延時間了。

莎蕙：說真的，米娜，咱們都是好姐妹，妳嫁過去以後別忘了常回來看看我們。

米娜：我會的。現在東西兩村的關係已經不再那麼惡劣了，你們要是有空，記得過來找我，否則我一個人在那裡一定會悶死的。

莎蕙：（捏米娜一把）不會吧，妳那位小酋長怎麼捨得讓妳悶死呢！

米娜：（笑瞪一眼）啐，看妳，又來了。

（此時瓦力突然醉醺醺的闖進來；幾位姑娘被突然闖入的瓦力嚇得個個花容失色，瓦力自腰間取下他的配刀，雙眼盯著米娜直瞧，姑娘們則害怕的縮到牆邊去。瓦力不說一句話，就這麼猶如野獸般喘息著……）

娜拉：（驚嚇的）瓦力……你……你（看著瓦力的配刀）你別亂來呀！

莎蕙：瓦力，你要敢亂來，全村的人都不會放過你的。

洗娜：米娜已經是東村的人了，你還想怎麼樣嘛！

瓦力：（將配刀重重的往桌上一擺，眼睛飄向一旁，不再直視米娜……）米娜（語氣沉痛），我只希望妳記得，瓦力永遠是你的鄰居，你的村人，妳過去以後，要是有人欺負妳，妳一定要讓我知道，米娜，不管在什麼地方，只要是

遠是你的鄰居，你的村人，妳過去以後，要是有人欺負妳，妳一定要讓我知道，米娜，不管在什麼地方，只要是

遠是你的鄰居，你的村人，妳過去以後，要是有人欺負妳，妳一定要讓我知道，米娜，不管在什麼地方，只要是

遠是你的鄰居，你的村人，妳過去以後，要是有人欺負妳，妳一定要讓我知道，米娜，不管在什麼地方，只要是

遠是你的鄰居，你的村人，妳過去以後，要是有人欺負妳，妳一定要讓我知道，米娜，不管在什麼地方，只要是

遠是你的鄰居，你的村人，妳過去以後，要是有人欺負妳，妳一定要讓我知道，米娜，不管在什麼地方，只要是

遠是你的鄰居，你的村人，妳過去以後，要是有人欺負妳，妳一定要讓我知道，米娜，不管在什麼地方，只要是

遠是你的鄰居，你的村人，妳過去以後，要是有人欺負妳，妳一定要讓我知道，米娜，不管在什麼地方，只要是

遠是你的鄰居，你的村人，妳過去以後，要是有人欺負妳，妳一定要讓我知道，米娜，不管在什麼地方，只要是

遠是你的鄰居，你的村人，妳過去以後，要是有人欺負妳，妳一定要讓我知道，米娜，不管在什麼地方，只要是

遠是你的鄰居，你的村人，妳過去以後，要是有人欺負妳，妳一定要讓我知道，米娜，不管在什麼地方，只要是

遠是你的鄰居，你的村人，妳過去以後，要是有人欺負妳，妳一定要讓我知道，米娜，不管在什麼地方，只要是

遠是你的鄰居，你的村人，妳過去以後，要是有人欺負妳，妳一定要讓我知道，米娜，不管在什麼地方，只要是

我瓦力的村人，就不能讓別人欺負，知道嗎？

米娜：（無所適從）瓦力：：瓦力：：

瓦力：（像是洩氣的皮球）這個：：（指桌上的配刀）是我瓦力最心愛的配刀，算是：：算是：：（哽咽）：：給妳的賀禮（轉身衝出棚外）！

（瓦力遠遠的跑掉了；莎蕙等三位姑娘也鬆了一口氣，從她們的神情上可以看得出來，她們對瓦力都有點同情，有點不忍、有點：：心疼。米娜何嘗不是如此，但是面對不能強求的愛情，她除了沉默，又能說些什麼?!）

（在瓦力離去後不多久，依達又闖了進來，只見他如同作賊似的抱了個大包袱：：）

沈娜：依達長老。

依達：沈娜，辛苦妳們了。

沈娜：不辛苦，大家都是好姊妹嘛。

依達：對了，三位小姑娘，妳們到外面去幫忙分檳榔好不好？

沈娜：好啊，反正新娘子也打扮得差不多了。莎蕙、娜拉，咱們去幫他們分檳榔吧！

（三位姑娘如同麻雀般的離開米娜的房間。）

依達：（瞥見桌上的配刀）噫，這不是瓦力的刀嗎？

米娜：（輕笑）是瓦力送給我的，剛才差點被他嚇死了。

依達：瓦力？（若有所思的）瓦力是個好青年，雖然比較霸氣，但他對妳卻是真心的，米娜，如果：：（語意深遠）：：如果瓦力他肯，讓他帶妳走好不好？

米娜：（感覺怪異）叔叔，你知道你在說什麼嗎？

依達：（心急的）米娜，把自己交給一個真心愛妳的人，就算妳不愛他，他也不會讓妳受苦的。

米娜：（搖搖頭）叔叔啊，告訴我，你剛才喝了多少酒？

依達：（滿頭大汗）米娜，相信叔叔，妳如果堅持要跟隨妳心裡所愛的，叔叔怕妳付不起這樣的代價啊！

米娜：（一肚子迷糊）叔叔，今天是我出嫁的日子，你怎麼：：

（此時外頭傳來一陣陣喧擾聲，似乎是東村的人已經靠近了。）

依達：（急切地將包袱遞給米娜）快，東村的人快到了，趁現在趕快逃走，去呀，快去：：

米娜：（迷惑的）逃？我為什麼要逃呢？

依達：（十分痛苦的）米娜，叔叔對不起妳：：

米娜：依達叔叔，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？

依達：（稍作冷靜）米娜，妳知道東西兩村一向是敵對的，這回妳和阿洛的親事卻是這麼順利，妳一點不覺得奇怪嗎?!

米娜：是啊，是很奇怪，為什麼兩村長久以來的仇恨，竟然會在一夕之間冰消瓦解，我和阿洛的親事居然一點波折都沒

有……，叔叔，是不是那根鹿角杖給咱們帶來的好運呢？

依達：（沉痛的）什麼鹿角杖，是我這老不死的出賣了你。爲了當酋長，爲了鹿角杖，叔叔把你送給他們當祭神的供品。

米娜：（震驚）什麼……祭神的供品？那……我跟阿洛的婚事呢？

依達：沒有婚事，那是騙你的，這件事連阿洛他自己都不知道，他們在山神洞搭好了祭壇，等一下他們會直接把你抬上祭壇……米娜，快逃吧，晚了就來不及了。

米娜：（無助的跌坐在椅子上、喃喃的）什麼……不，不，不可能……不可能……我這些天來是那樣的高興，每天都盼著今天快點到來；你看，我終於等到這一天了，我終於戴上了這頂花冠，穿上了這套新衣……（淚落兩行），叔叔，你怎麼忍心這樣對我呢？你怎麼忍心這樣欺騙我，你怎麼忍心這樣害你自己的親侄女，我（歇斯底里的大叫）是你一手養大的，是你從小抱大的呀，叔叔，你怎麼可以……（痛哭）

依達：（又悲傷又慚愧又心急）米娜，叔叔知道錯了，妳快走吧，我會叫瓦力去找妳的！

米娜：瓦力？你叫瓦力找我作什麼？（悲忿的諷刺著）找我這個想當新娘想瘋的人來作他的老婆嗎？依達「酋長」，你侄女在你的心目中究竟算什麼？先是那麼輕易的拿我這條命去換取你執政掌權的夢想，現在又隨隨便便的找個男人來補償我；你以爲我是一隻狗，還是一隻猴子？我就那麼隨便嗎？

依達：（痛苦的）米娜，妳的話像針一樣，扎得叔叔好痛。叔叔知道妳現在心裡好恨，但是現在真的沒時間再說這些了，乖，聽叔叔的話，快從後門逃走好嗎，否則是要要命的。

米娜：要命？如果他們要的只是我米娜的一條命，這又算得了什麼，我倒要看看究竟是什麼樣的祭典，居然把我親愛的叔叔變得這麼可怕，是什麼樣的祭典，讓我必須從這個已經居住了二十年的家裡面逃走；（冷冷的）叔叔，我不逃走，反正到外面也是無家可歸；我要看他們怎麼騙我，怎麼害我，我要見阿洛的父親，我要當面問他，是什麼樣的神讓他們一個個變得這麼殘忍，這麼毫無人性。

（莎蕙在這個時候探頭進來）

莎蕙：依達長老，東村的人來接新娘了（又退出去）。

依達：（震驚）啊，來了……米娜，走，走，求求妳，快走啊，米娜……

米娜：（擦乾眼淚，叔叔，這是一場戰爭，我不能老是挨打，老是逃；如果我不去就永遠看不到戰爭的源頭，我逃了就表示我怕了，我輸了，我爲什麼要逃？該逃的是他們，是那個無形的殺手。

依達：（拉住米娜衣角，哀求的）不，別去，別去……

米娜：（甩開依達，轉身而去）

依達：（跪地吶喊）天，天吶——（嚎啕大哭）哇——

第九場 話說民族習性

地點：東村倉棚

時間：午后

人物：阿洛 巴拿 秋秋 尼強 以桑 哈奇 村民若干

……巴拿巫師正指揮著幾個人做些避邪的事宜……

幕起——阿洛情緒低落的踏入倉棚裡，看見巴拿巫師正指揮著幾個人作些避邪的事宜……

巴拿：（坐鎮指揮）秋秋，妳把這一串串的大蒜拿去分給村人，要他們掛在所有擺食物的地方，免得瘟神在他們的食物中下毒。

秋秋：（抱起大蒜往外走）哦，我現在就去。

阿洛：（一脚踩進門，看著眾人工作）

巴拿：阿洛，小心點，不要踩到地上的公雞毛。

阿洛：（小心的走著）這些公雞毛是作什麼用的，為什麼灑了滿地呢？

尼強：巴拿巫師說那些雞毛是用來騙冤魂的；因為冤魂最怕公雞叫，所以灑了一堆公雞毛在這裡，好讓冤魂不敢進來。

阿洛：（皺眉）什麼跟什麼嘛。（寰首看看）唉，今天是什麼日子，倉棚幹嘛要大掃除呢？

尼強：今天有很特別的祭典，是處女……

巴拿：（打斷尼強的話）尼強，你到外面去，你叫所有的村人都要把自己養的雞關好，今天千萬不能讓雞飛上房頂，否則會倒楣的。

尼強：（走了兩步）那鴨呢？鴨要不要也關起來？

巴拿：（不耐煩的）關關關，只要是那些家裡養的飛禽走獸，全部都給我關好。

（尼強匆匆離開）

巴拿：以桑，今天如果聽見不尋常的狗叫聲，像是哭嚎一樣，記得要往門外灑把鹽。

以桑：是不是每聽到一次就要灑一次？

巴拿：對，每聽到一次灑一次。

(山多自外頭進來)

山多：巴拿巫師，從西村來的「供品」已經送到山神洞了，酋長請妳到祭壇去，準備酬神儀式。

巴拿：好，我現在就去（回頭吩咐其他正在工作的人），這裡就交給你們了；記得千萬別在棚內打噴嚏，小心把守護神噴走了。

以桑：知道了，妳放心去吧。

(巴拿匆忙的離去，秋秋分完了大蒜，回到棚裡來……)

秋秋：噯，阿洛，你一向很少到倉棚來的，今天怎麼……？

阿洛：無聊嘛（自懷中取出一片竹葉，別有心思的……），想見的人好像失蹤了一樣……，我現在是沒有地方可以去了。

以桑：對了，酋長不是叫你今天別回到村裡來嗎？

阿洛：我父叫我和哈奇到後山去打山豬，但是我找不到哈奇，只好又回來囉。

秋秋：原來你剛才說「好像失蹤一樣」的那個人是哈奇呀，我還以為你說的是那家的姑娘呢！

以桑：噯，秋秋啊，咱們村裡一向都是在廣場上舉行祭典，怎麼這回會改到山頂上去呢？

秋秋：我也搞不清楚，我發現這一次的祭典很奇怪；那些老人好像突然變得很神秘，跟他們問什麼，他們也不告訴你，真弄不懂他們到底在幹什麼。

以桑：是啊！最奇怪的是，這次的祭典只准那些有輩份的老年人參加，咱們這些年青人一個都不許上去。

秋秋：說到年輕人，倒是有四個人上去了，那四個人好像有三個是凱都長老的兒子，還有一個是哈奇的表哥。

以桑：（突然大叫）唉呀，糟了，我忘記到菜園裡去燒牛糞，這下準被巴拿巫師罵死。

阿洛：燒牛糞？為什麼要到菜園裡燒牛糞？

以桑：巫師說燒牛糞的煙可以把冤魂引到別處去，否則冤魂沒地方去會留在村裡面。

阿洛：冤魂？什麼冤魂？

以桑：誰知道，巴拿巫師今天很反常，好像準備做什麼壞事，又怕事後會被人報復似的。

阿洛：（好奇）奇怪，你怎麼會有這種感覺呢？

秋秋：怎麼沒這種感覺，早上我還聽她一個人自言自語的說：「這種事沒有萬全的準備怎麼做得下去呢」，又說：「別怪我啊，這是大家的意思，不是我的意思……」，你說她是不是很反常。

阿洛：（輕蔑的）反常？巴拿這個女人一生都活在那些神章鬼典之中，我看她根本就沒有正常過。

以桑：阿洛，不可以這麼說巫師，山神會不高興的，因為巫師是……啊……（想打噴嚏，趕緊跑到門口）哈啾！（打完噴嚏又跑回來）噯，好險！

阿洛：怎麼啦？

以桑：差點在棚裡打噴嚏，要是把守護神噴走了，我這輩子可就別想平安囉！

阿洛：（忍無可忍）啐，真是一群瘋子，再多聽你們說一句話，我可真要吐血了（走到窗前，扯下一串掛在上頭的大蒜），哼，這些，它是你們一輩子的功課；從生到死，你們永遠也離不開這些東西（將大蒜甩出窗外）；可憐，可憐哦！

以桑：（著急的）阿洛，你怎麼可以這樣子呢？那是防瘟神的……

阿洛：（冷笑）瘟神？瘟神讓牠來找我好了，你們甘心受巴拿巫師的愚弄，甘心受這種無妄的網綁，我可不願意跟你們一樣（一屁股坐到椅子上，發覺有異，自椅子上拿起一條坐爛的香蕉），這……這是什麼？

秋秋：香蕉啊，巫師說，把祭拜過的水果放在椅子上，這樣冤魂就不敢來佔位置了。

阿洛：（火冒三丈，扔了香蕉就往外走）無藥可救的人！

（阿洛走到門口與急急奔來的哈奇撞個正著……）

哈奇：（氣喘如牛地）我……我到處找你，不……不好了；快，快……

阿洛：怎麼啦，哈奇；看你跑得這麼喘；有話慢慢說嘛。

哈奇：沒……沒時間啦！快！快去救米娜，不然……不然，不然就來不及啦！

阿洛：（驚訝）什麼？米娜，米娜怎麼啦？她人呢？她在什麼地方？

哈奇：（扯著阿洛往外跑）邊走邊說吧，要快，遲了就来不及了！

（阿洛半是緊張半是迷惑的跑著跟哈奇往外衝去！）

幕落——

第十場 山的吶喊

地點：山頂（祭壇與火山口）

時間：傍晚

人物：巴拿 阿強 米娜 阿洛 哈奇 沙瓦 多里 馬都 眾村民 四大漢

米娜閉上雙眼，任由四個大漢將她高高舉起，她平躺在八隻粗壯的手臂之上，靜靜等候著這份命定的死亡。四大漢抬著米娜……一步步的接近火山口……

幕起——山頂駐立著一座由青竹所搭建的臨時祭壇，山風冷冽的呼嘯著，火山口就在眾人面前。

此時的火山口，只是個冰冷的「山神洞」，一群老村民在祭壇與山神洞之間跳著傳統的酬神舞，他們邊唱邊跳，邊唱邊跳……

祭壇上，四個壯漢緊緊的扣住打扮得新娘一樣的米娜，米娜則面無表情的站立著……

眾人唱：〈曲：謝太陽〉

因那呀因那呀荷嗨秧，

因那呀因那呀荷嗨秧，

荷伊呀因那呀荷嗨秧。

因那呀因那呀荷嗨秧，

荷伊呀因那呀荷嗨秧。

〈間奏／口技、吶喊〉

謝天呀謝地呀謝太陽，

謝天呀謝地呀謝月亮；

我們大家來歌唱。

謝天呀謝地呀謝高山，

我們大家來歌唱。

〈轉：阿美族舞曲〉

那路灣多伊呀那呀荷，

伊呀嘿，那路灣，

安多伊呀那呀荷嗨秧，

荷伊那路灣多伊呀那呀荷嗨秧。

（酬神歌舞之後，巫師高舉雙手祝禱，然後拿根帶葉的樹枝，沾上水，點灑在米娜的身上……）

巴拿：酋長，「淨身」完畢，是獻祭的時候了。

阿強：（走到米娜面前，溫和的看看米娜）小姑娘，獻祭的時候到了，住在這座山裡的每個人都以妳為榮。現在，老酋長想知道妳有沒有什麼心願，只要是辦得到的，老酋長我會盡力幫妳完成的。

米娜：（眼中充滿敵意）哦，是嗎，任何要求都可以嗎？

阿強：嗯，妳說吧。

米娜：我要見阿洛一面。

阿強：這……（為難的）

巴拿：不行，阿洛來了會擾亂祭典，任何可能破壞祭典的事情，我們都不能答應妳。

阿強：小姑娘，妳換一個別的吧，妳想見我的兒子，這是辦不到的。

米娜：（冷笑）換一個別的？別的就辦到嗎？

巴拿：當然，可是妳不能要求我們放了妳。

米娜：（諷刺）你們這麼辛苦的把我騙來，我怎麼敢要求你們放了我。

巴拿：（冷冷）隨妳怎麼說了，祭典就要開始了，妳有什麼希望就快說，否則就當妳是放棄了。

米娜：好，我說；我的希望就是——

阿強：是什麼？

米娜：（攪局的）我的希望就是要你們每個人都到那個洞口去灑泡尿，把那個叫作山神的鬼東西活活的淹死。

巴拿：（十分震驚）妳……妳敢褻瀆山神……（一巴掌打過去）山神妳都敢輕慢，來人，拿塊白布擦她的嘴。

（一族人拿來白布，強拭米娜的嘴）

米娜：（心有不甘的）妳這個愚蠢又迷信的老巫婆，爲了滿足妳心中那個虛妄的山神，竟不惜一切的把我騙到這裡來，

想要我的命。虧妳口口聲聲說妳是侍奉神的人。妳侍奉的是什麼神？是什麼神要妳設下這樣的騙局來奪人性命？

鬼，魔鬼，根本就是魔鬼，是妳這個小鬼在侍奉那個大鬼……

巴拿：（大聲喝）不許褻瀆神明；來人，擦她的嘴！

（族人再次拿白布強擦米娜的嘴）

阿強：小姑娘，我聽說妳早就知道「處女祭」的秘密；妳也知道來到東村並不能見到阿洛，妳本來有時間可以逃走，但

是妳卻來了。即然這整件事情妳已知知道在先，那就不算是騙局；是妳自願到東村來的，不是嗎？

米娜：（倔強的）是，是我自願的，怎麼樣。

阿強：既然是自願，就該好好的配合大家，不要說誰騙了妳，或者誰強迫妳，那是不聰明的。

米娜：（悲忿的）酋長啊，老酋長；你怎麼不問我爲什麼明知是個殘忍的騙局，還自願要來呢？因爲你們的山神，撫養

我米娜二十年，一向像父親一樣疼我的叔叔，突然變成了一個利慾薰心的魔鬼；我唯一的親人竟然拿我的生命去

換取酋長的寶座（悲從中來，淚下兩行）。現在，我沒有家了，我不能留在西村，那我還能去那裡？到山下去接

受那些平地人的奴役嗎？最可恨的是你們竟然用婚姻來欺騙我，我最至愛的人——你的兒子阿洛，他是我僅有的指

望，我爲他戴上花冠，接受好友的祝福；滿心歡喜的以爲下半輩子能跟阿洛一起渡過。後來，聽叔叔說，阿洛根

本不知道婚姻這件事情……

阿強：（有點無奈）婚姻本來就是祭典的藉口，怎麼能讓阿洛知道呢？

米娜：……快樂樂的盼望，歡歡喜喜的期待；結果等來的，竟然是死亡；沒有婚禮，沒有婚禮！想想這段日子不曾再見過阿洛，沒再聽過他吹竹葉的聲音，樹林裡也不見他的影子……

阿強：這是沒辦法的事，爲了保住「處女祭」的秘密，我不能讓他再見妳，這陣子我把他調到南邊去搭竹棚，妳當然見不到他的影子。

米娜：（不得不服輸）好週密的騙局，爲了那個山神，你們什麼事都做的出來，我一個女孩子怎麼鬥得過你們呢，阿洛畢竟是你的兒子，是西村的人，是未來的酋長；我們之間隔閡著兩村的仇恨，水源的爭奪，對他，我不敢再指望下去了；指望？指望又有什麼用？我的村人不會讚成，他的村人也不會同意，甚致，你們心中最具份量的那個山神，也要來摧殘、破壞。能說什麼呢？酋長，我叔叔變了，他由長老變成了酋長；我的家也不能住了，再住下去，兩村會爲了我大打出手；而阿洛，他畢竟是你的兒子……（悽然的）我沒話說，所以我來了，我「自願」來了，我不得不來，因爲我別無選擇！

巴拿：酋長，是時候了。

阿強：小姑娘，妳……（看看米娜，有些不忍）真的沒什麼話要交代嗎？

米娜：（冷漠的）順應你們的話我不願意說，不順應你們的話，我說了也等於白說；算了！

阿強：那……（下不了口令）嗯！（把心一橫）小姑娘，妳安心去吧（舉高雙手，示意開始獻祭）

（米娜閉上雙眼，任由四個大漢將她高高舉起，她平躺在八隻粗壯的手臂之上，靜靜的等著這份命定的死亡。四個大漢抬著米娜，在族人極富規律的「喝、喝、喝……」叫聲中，一步步的接近火山口……突然，山下傳來一陣陣尖銳的竹葉聲響……）

米娜：（驚喜地）啊，是阿洛，阿洛（想掙扎，大叫著）阿洛，阿洛……放我下來，我要見阿洛……

阿洛：（自山下聲嘶力竭的狂叫著）米娜，米——娜——

阿強：（慌張的看著巴拿）糟了，我兒子來了，怎麼辦呢？

巴拿：（情急的下達命令）快，快把她投到洞裡去，

（四大漢迅速地將米娜投入火山口，完成了獻祭儀式。）

（阿洛和哈奇驚慌狂亂的跑到祭壇邊……）

阿洛：米娜，米娜（上氣不接下氣的寰首四處望著），米娜，沙瓦，米娜呢，米娜呢？

沙瓦：阿……阿洛（不敢吐實），我……我不知道，不干我的事，不干我的事啊。

哈奇：（捧著肚皮，劇烈的氣喘著）什……什麼不干你的事，那個……那個東村的小姑娘呢？

阿洛：（情急之下，扯著沙瓦大叫）米娜，米娜呢，你們把她怎麼啦，米娜呢，我問你米娜呢，你說話呀！

（阿洛寰首看看沉默的眾人，一股不祥的感覺油然而生，他放開沙瓦，一步步的走到阿強和巴拿的面前……）

阿洛：（以一種好似懷疑的神色盯著阿強）父親，你把她怎麼了？（阿強轉頭不語，阿洛心裡更急）父親，你說話呀，

你爲什麼不敢看我；父親，父親……

巴拿：阿洛，不要再逼酋長了，祭典已經結束，所有的事情都過去了，山神會好好照顧那位小姑娘的。

阿洛：（一股腦的跌坐在地上，整個人像失了魂一般的呢喃著）啊，什麼……米娜她……她已經……（發呆）

哈奇：（走到阿洛身旁蹲下，輕拍阿洛的肩膀，十分遺憾的）阿洛……唉，咱們來遲了。

阿洛：（無限痴呆的）米娜……米娜……我來遲了……遲了……

巴拿：阿洛，別這麼一直唸著冤魂的名字，讓她好好的升天吧！

（巴拿的一句話激怒了坐在地上的阿洛……）

阿洛：（滿心忿恨的衝向巴拿，一腳將巴拿踹在地上）冤魂，你在我面前說冤魂，要不是你這個傳授迷信的老巫婆，那裡來的冤魂，冤魂，你說冤魂，你敢跟我說冤魂……（惡狠狠地盯著巴拿……）

巴拿：（驚駭的在地上爬著）不干我的事，不干我的事，這全是山神的旨意，山神的旨意呀！

阿強：阿洛，不可對巫師動粗，山神會降罰的。

哈奇：是啊，阿洛，她那麼老了，你就放過她吧！

阿洛：（咬牙切齒）放過她？她爲什麼不放過米娜！

巴拿：那位姑娘是自願的，是自願的；阿洛，她是自願的，不信你問問在場的每一個人；我沒有逼她呀！

阿洛：（依舊緊迫盯人的瞪著巴拿）自願？你是說米娜自願找死？好，好（抽出腰間的配刀，指著巴拿）我現在也請妳

嘗「自願」送死的滋味；懂嗎，我要殺妳，請妳自願被我殺死好嗎？

巴拿：（駭怕的大叫）不要，別殺我，別殺我，酋長，救救我，酋長……

阿強：（情急的叫著）阿洛，不可以這麼做，不可以……

哈奇：（靠過來制止阿洛）阿洛，你別衝動啊！

阿洛：（一把推開哈奇，瘋癲失常的盯著巴拿發笑）呵呵呵呵，老巫婆，妳怕什麼；妳的山神呢？牠爲什麼不來救妳？

妳喊我父親幹什麼，妳該喊山神才對……喊吶，妳喊吶，怎麼不喊了，妳快喊吶……

巴拿：（哭喊）酋長啊，救我呀……

阿強：阿洛，你放了老巫師吧，這件事也不是她一個人的主意呀！

哈奇：阿洛，東村的勇士怎麼可以打一個老太婆呢！

阿洛：（悲忿的）她不是一般的老太婆，她是個魔鬼，妳（指巴拿），都是妳，整天裝神弄鬼的，把這些愚蠢的垃圾塞

滿在村人的心裡，是妳！

沙瓦：阿洛；山神好不容易才平靜下來，你不要再把山神激怒了……

阿洛：（怒斥）閉嘴，去他的山神；你們這群無知的人吶，要怎樣才能醒過來呢；老巫婆，妳知妳有多麼該死嗎，妳殺了我，我愛的女人，妳毀了村人的良心，妳把所有的人都變得跟妳一樣——迷信、詭詐、充滿懼怕又神經質；妳

……你活著有什麼用，妳死吧，（舉刀要劈巴拿，巴拿魂魄飛魄散地尖叫了起來）妳死……

（此時哈奇再次衝上來，將阿洛推至一旁，及時的救下了巴拿。阿洛卻不甘心這麼放過巴拿，預備再殺過來；但哈奇卻死纏著阿洛不放，二人就這麼滾在地上爭奪那支代表東村勇士的配刀……）

哈奇：（抓著阿洛的配刀大叫）夠了吧，阿洛，事情到了這個地步，你就是殺了巴拿，米娜也活不回来了！

阿洛：（猛然地軟了下來，鬆開手中的配刀，痴狂的）活不回来了……米娜活不回来了……

哈奇：（收起阿洛的配刀）人死都死了，你殺死巴拿又如何？

阿洛：（轉頭看著驚魂未定的巴拿，幽幽的）我殺了妳又能如何？又能如何？（猶如一個垂頭喪氣的失敗者——事實上也正是……）是的，我殺了妳又能如何，米娜不會因妳的死亡而活過來；這根深蒂固，代代相傳的愚蠢，也不會因妳的死亡而結束！（沉痛的走到阿強面前）父親，你知道她是我心愛的女人，你為什麼要這麼作呢？父親，你騙了她不等於是騙了我嗎！你怎麼忍心這樣對待自己的兒子呢！

阿強：（有些慚愧）阿洛……

阿洛：（望見米娜掉在地上的花冠，心痛的將它拾起）這是米娜的花冠；哦，米娜，可憐的米娜，她原本是準備到這裡來當新娘的，誰知道……（悽淚奪眶）米娜，米娜，怎麼會這樣，怎麼會變成這樣呢……，夾在兩村的仇恨當中，咱們愛的多辛苦，早知道是這樣的結局，我就不該老是妒嫉瓦力；是的，如果妳嫁給瓦力，這一切就不會發生了，哦，米娜，米娜……（捧著花冠，一步步的走到火山口；他拿起竹葉，向著洞裡用力的吹，吹，一陣，又一陣，尖銳的竹葉聲響在洞裡迴盪著，很規律，總是一長三短，片刻，他放下竹葉，痛哭失聲）米娜，妳聽見了沒有，我在叫妳呀，這是我們約定好的，一長聲，三短聲，妳聽見了就會馬上來見我，妳出來呀，妳聽到了沒有，妳快出來呀，米娜，米娜……

阿強：（站在祭壇邊大叫）阿洛，你別再難過了，那邊風很大，咱們回去吧，你這樣子父親會心疼的。

阿洛：（傻傻的望著花冠）米娜，妳聽見沒有，父親說他心疼我，妳呢？誰來心疼妳？對了，妳沒有父母所以沒人疼；瞧，我在這裡吹個風，他們都急成這個樣子，而妳死了，他們卻這麼冷淡；米娜妳一定很難過，因為妳的死對他們來講，不過像是死了一隻羊，一條狗。他們不會難過，反正往後這樣的事情還會發生，他們遲早要看膩的……

哈奇：阿洛，下來吧，何必跟自己过不去。你說那麼多有什麼用呢，米娜已經聽不到了；而這些人，他們也聽不懂，阿洛。

阿洛：（痴痴的笑著）哈奇，我的好兄弟，早點成親吧，婚後生個白白胖胖的小姑娘，然後教她、養她、給她穿、陪她玩；等她大了再教她怎麼跳山洞，給咱們村裡添光采，添平安，懂嗎，（比哭還難看的笑）哈哈哈哈哈，懂嗎，添光采，哈哈哈哈哈……

阿強：（難過的）哈奇，你把他扶過來吧，看我兒子這麼瘋瘋癲癲的，老人家的心好酸！

哈奇：（靠過去）阿洛，回去吧，那個地方很危險的。

沙瓦：是啊，上回的熱泥巴就是從那個洞裡噴出來的，你還是快下來吧，萬一不小心掉下去，那……

阿洛：那怎麼樣？屍骨無存是嗎？謝謝你的關心，你們真善良，剛才米娜她被活生生的推下去，你們是不是也這麼關心，這麼善良呢！

哈奇：阿洛，算了吧！米娜姑娘都已經死了，你老是挖苦他們也沒有用；你是未來的酋長，你有的是時間和機會，你可以重新改變他們，給他們正確的觀念，讓他們看清楚什麼是真的，什麼是假的……，阿洛，光是悲傷沒有用，你要振作起來呀！

阿洛：（心灰意懶）沒有用的，我改變不了這群愚蠢的人，更解不開他們心中那份源自傳統的古老繩索，沒有用……沒有用……

哈奇：（距離阿洛約七步）阿洛，有話回去再說吧！

阿強：阿洛，以後父親什麼都答應你，你快下來呀！

阿洛：我不下去了，我永遠不會再下去了。

沙瓦：阿洛，別說傻話，你是未來的酋長，東村的未來全指望你呢！

哈奇：阿洛，你不要灰心，凡事都須要付代價才能有所改變；想想看，你要是一味的責怪他們，卻不去試著改變他們，回頭他們還不是照樣做些愚蠢無知的事。

阿洛：這些我都管不了了，你們（指在場眾人），你們遵循著歷代巫師所立訂的儀典，這些東西令你們懼怕，你們反而依賴它來解除懼怕；多少次我試著將這些可笑東西從你們的心裡除去，但是有誰肯聽我的。算了，我不配當你們的酋長，那些教導你們怎麼通靈、祭祀、掛大蒜、燒牛糞、灑鹽巴的巫師才是你們心目中的酋長；去吧，隨你們了（傷心的看著花冠），米娜，讓他們去吧，我眼不見為淨（往洞裡跳下去），米娜……（山洞裡迴盪著阿洛的呼叫——「米娜——」）

（在阿洛投身入洞的同時，哈奇亦撲到洞旁，只可惜晚了一步，他撲空了……）

哈奇：（伏在洞旁猛搥草地的哭叫著）阿洛，你這個笨蛋、笨蛋、笨蛋……

（酋長也搥足頓胸的哭叫著自己的兒子，在場眾人也跟著嚎啕大哭。正當眾人悲傷痛泣之際，巴拿忽然猛跳起來，大聲喊叫……）

巴拿：（緊促的）不對不對，一個地方同時死兩個人，這太不祥了，阿馬，快去找點牛糞，把它燒了，否則阿洛會找不到上天的路。巴里，快去弄點大蒜，把它灑在村口，絕不能讓冤魂進村。

（阿馬和巴里匆匆的跑去！）

巴拿：（抬頭四望，神經質的！）糟了，冤氣這麼重；酋長，那個女的現在一定很恨你，你快抓把泥土抹在臉上，別讓那個女冤魂認出你的樣子；要不然她會一輩子跟著你的。

阿強：（正在悲傷中，抬起頭來，疑問的）哦，那妳呢？妳不怕冤魂跟上妳嗎？

巴拿：（急促的）我臉上有光榮的刺青，冤魂看不見我；你們可不同，只要讓她認出來，她就跟定你們，永遠不會放過你們了，（主動爲酋長抹了一把泥在他臉上）要快，慢了就來不急了；記著，回家以前可千萬別洗掉！

阿強：哦，那我還是多抹一點比較安心（蹲下來，自己抓泥抹臉）。

沙瓦：（也心虛）那我也要抹，否則被冤魂跟上就麻煩了（蹲下來也抓泥往自己臉上抹）

多里：你們都抹了，我也要，否則她認不出你們，只認得我，那豈不是完蛋了（蹲下抹泥）。

馬都：我也要，開會的時候我也在場，她一定會恨我（蹲下抹泥）。

眾人：我也要，我也要（每個人都慌忙的往自己臉上抹泥）

（他們似乎都忘記爲阿洛悲傷）

哈奇：（趴在洞旁，看見眾人都忙著抹臉，他突然有一種很可悲的感覺。他發現阿洛的竹葉掉在眼前，哈奇好像見到老朋友一般的將它拾起：：）唉，阿洛！

（哈奇搖搖頭，拭去臉上的淚水，空洞的沿著來時的路徑往回走；當他走過眾人的跟前，注視著那群忙著抹泥的

村人：：：）

阿強：（正抹泥抹的起勁，看見哈奇自眼前走過）哈奇，你不抹點泥再走嗎？

哈奇：（頭也不回的走過眾人眼前）你們抹吧，阿洛算是白死了。

阿強：（聽見「阿洛」兩個字，又難過的哭起來）阿洛，阿洛啊！我的孩子。

巴拿：唉呀，酋長，千萬不要哭啊，你的眼淚會把泥巴沖掉的，快，再抹一抹。

阿強：（再次忘掉阿洛，急急的又抓泥往臉上抹）這樣：：（抬起頭來問沙瓦）這樣可以了嗎？

沙瓦：（抬頭認真的看一看）可以了，已經看不出來你是誰了，就算是你兒子也認不出你就是酋長了。

阿強：兒：：兒子：：（又傷心的哭起來）兒子啊，我的兒子，爲什麼，爲什麼你要這麼做呢！

巴拿：唉呀，酋長，你別再這個樣子了，當心臉上的泥被淚水沖掉，快，再抹一把，可別再哭了。（大聲的）我警告大

家，誰都不許再提令酋長傷心的事跟名字了。

沙瓦：不提不提，誰都不許提，再抹點泥吧，厚一點比較不容易掉呢（繼續抹泥）！

（阿強也再次止住哭泣，埋首抹泥！）

（哈奇向著回去的路上走著，也不知怎麼的，他竟然拿起阿洛的竹葉，用力吹了起來，這尖銳的聲音一陣陣的迴盪在山谷之中，很規律，總是一長三短：：）

阿強：（停止抹泥，斜耳傾聽）這竹葉的聲音是：：（又哭了起來）阿洛啊！我的阿洛：：

（當然，巴拿又來阻止，可是這一次酋長的哭聲越來越大，越來越淒涼，這哭聲伴隨著竹葉的響聲迴盪在山谷深處，再也止不住。）